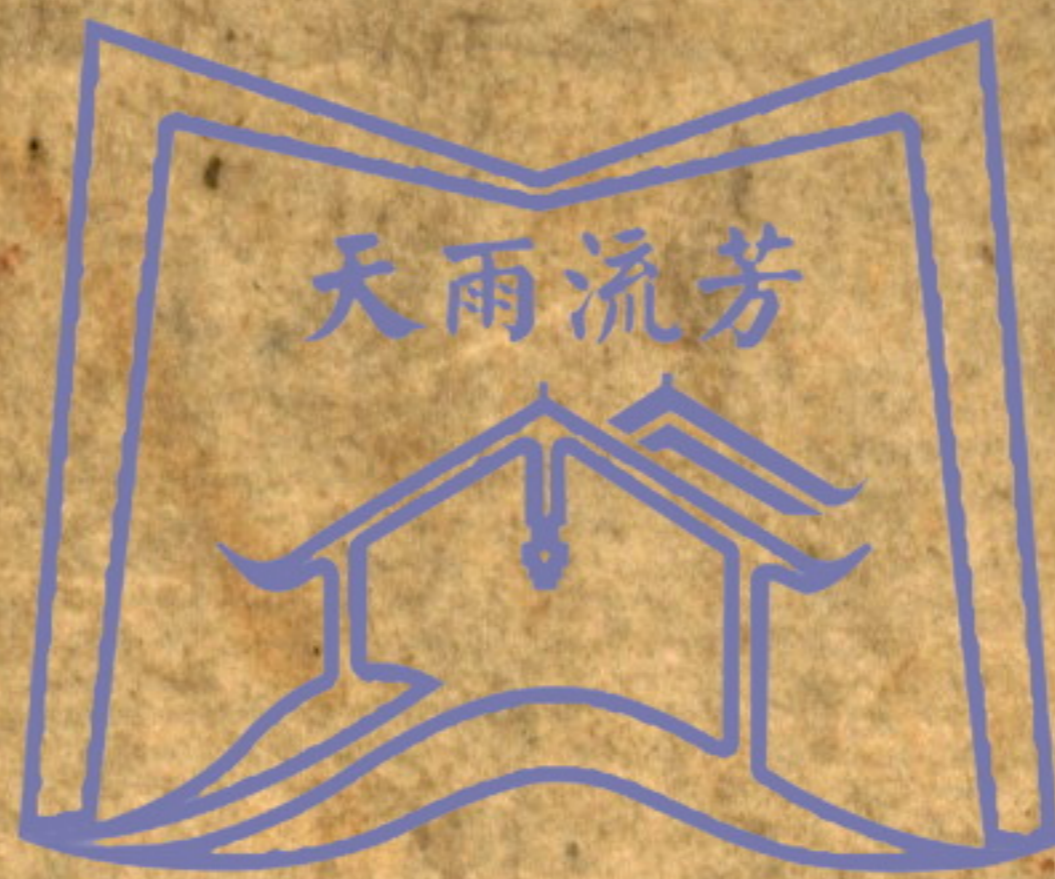


春在堂尺牘火



春在堂尺牘四

與楊石泉中丞

辱手書猥蒙不遺在遠存問殷殷感甚又承示知明

歲擬選刻叢書不特嘉惠來抑亦表章前哲甚盛

舉也惟既稱叢書體大物博宜乎無美不收如經學

史學以及天文地理之書兵家法家之言六書九數

醫卜禨技上而朝章典故名區言行下而草木蟲魚

之名琴棋書畫之譜蒐羅宜廣選擇宜精不可執一

己之見自狹其門戶又不可徇友朋之請濫費夫棗

德清俞樾



黎庶幾美而且富傳播藝林成一鉅觀每種之後宜
仿提要之例撮其大指刊附簡末亦或考證異同辨
別得失如樾譎陋不足任事復謬承垂愛許授古
人書局自隨之例殊增媿慙或當從諸賢之後稍參
未議助成盛事耳

與世襲一等侯曾劼剛

三月四日樾在福甯望海樓與諸同人讌集忽有人

傳述一月以前吾師已歸冀天正不禁投箸失聲猶

冀此信或未必真乃越數日而見之邸抄矣憶去冬

在吳門謁見井承枉駕春在草堂精神矍鑠談笑從



容竊謂雖有微疴猶未足慮富貴壽考自當媿美汾
陽不意此別之後四閱月而大星遽隕也東坡之哭
歐陽文忠也曰上為天下慟下以哭其私吾師豐
功駿烈旋乾轉坤豈僅六一先生之比而樾之不肖
辱吾師知遇之後^厚禮蘇之^與歐其感激更當何如木
壞山積吾將安仰龍門在望^{雨流若}悲不自勝又何以慰大
孝之創巨痛深乎迢迢千里不獲躬詣金陵與於執
紼之役負疾殊甚謹寄^一聯聊表微意伏念從前
以文字受知每蒙吾師許可茲則廣桑山上隔絕塵
寰雖小子斐然未必夫子莞爾矣書至此曷禁漣如

與王甫兄

月之二日曾去一書仍附補老信中已到否起居定
必佳勝庭中花事近日荷如克憇之福實所豔羨弟
已于三月廿八日還西湖精舍雖託江湖之名未免
褫襪之累遠不如福寧太^{天雨}之清閑自在也南莊
府君手批四書精細可以當著書弟在蘭溪舟中手
自鈔錄大學一書已及傳之九章略以意貫穿使成
片段以小字雙行夾寫附於每節之後其有及注文
者摘錄注文亦以小字書其下自還精舍未遑從事
然稍有空閒即當卒業不敢輟也還杭後聞人言曾

文正師事乃知真靈位業中人來去分明固自不同
其身後事皆手自料理楚楚然後歸真二月朔梅方
伯入見勸暫請假公笑曰吾亦請假矣恐無銷假日
也至誠前知豈不信夫弟途中補作福甯禡詩十二
首內一首云海色山光遍若流雨天盡櫺何殊觴詠在蘭亭無
端忽墮風前涕一月前頭隕大星為文正發也又自
福甯還杭州得禡詩十四首內一首云子陵台在暮
雲端兩岸山光已飽看安得於潛問遺老重尋石室
古巖灘則據水經疑漢晉時所謂巖瀨者在桐廬至
於潛一路而非今之七里瀧也及晤楊石泉中丞語

及之石翁曰桐廬至於潛昔嘗經由其地分水以下
淺瀨急湍不容舟楫過分水後涓涓細流并不成溪
澗矣然巖岫復沓子陵室當有可訪惜彼時軍旅
息息無暇尋幽選勝耳此事在福甯曾與兄共檢水
經注故附以報兄為

與次女繡孫

得正月廿七日書知汝無恙為慰吾於正月廿八日
在錢唐江首塗由嚴州金華處州溫州而至福甯祖
母今年八十有七惟步履艱難及重聽較甚耳飲食
起居與前年無異期頤可望也伯父之病仍未脫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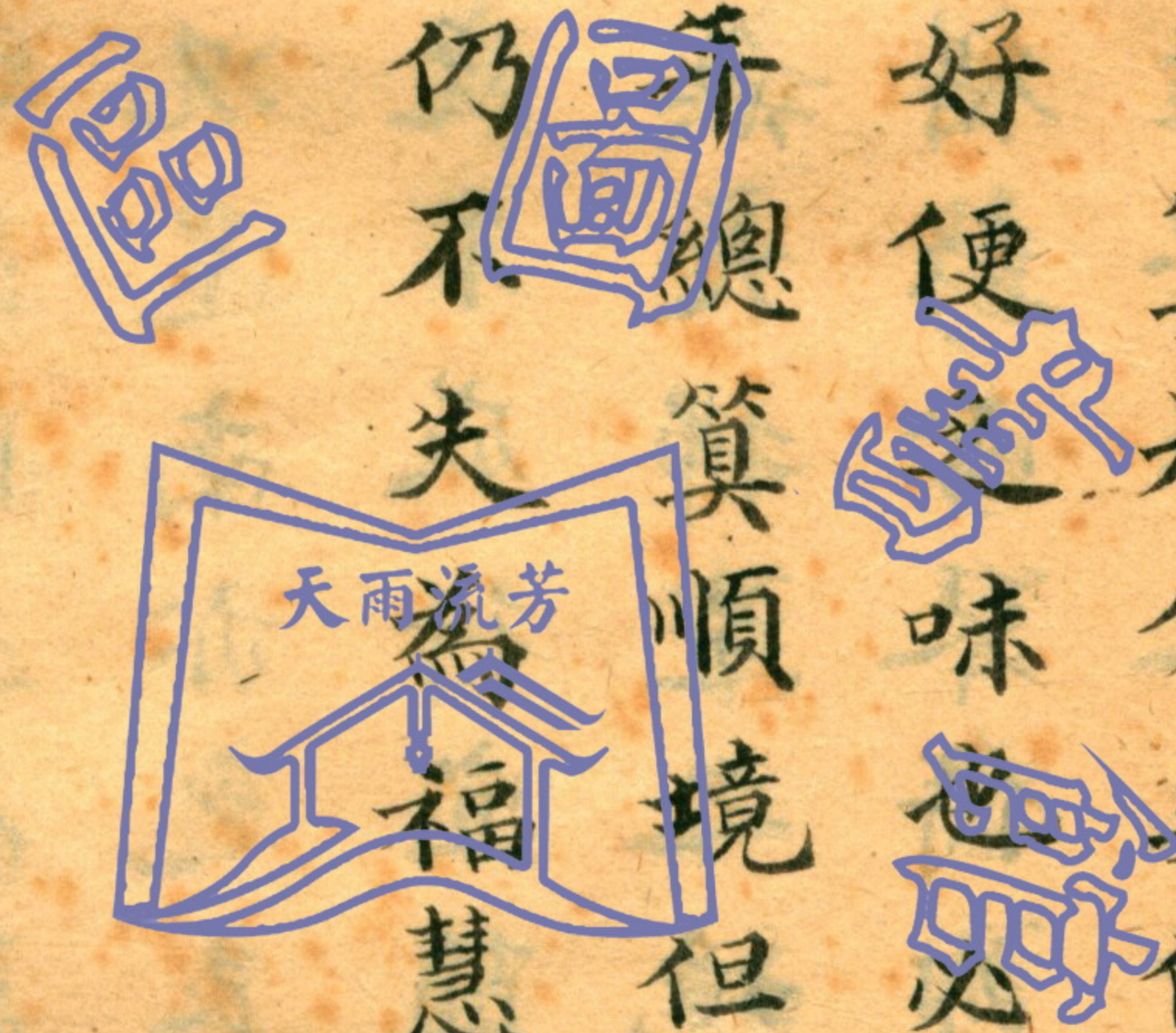
芳流雨天

幸公事清閒頗足養病吾在彼小住二十七日仍由
原路而還水陸兼程行殊不易然泉聲山色頗足娛
情已於三月之末至西湖精舍筆墨叢襍賓客紛鯨
遠不如福甯太守之清閒自在矣汝南旋之計聞又
不果在都固無佳况還南宮之良圖觸藩之歎誠有
如汝所言者眼前既不成行宜隨時排遣勿鬱結成
病汝有生以來尚無大拂逆之境此日稍嘗辛苦亦
文章損挫之法昨得彭琴倚郎書有詩云款煩除
惱須無我歷盡艱難好作人此言有味故為汝誦之
吾嘗言人生須分三截少年一截中年一截晚年一

截此三截中無一豪拂逆乃是天福全福未易得也
三截中有兩截好已算福分矣但此兩截好須在中
晚方佳若晚年不好便味也必不得已中一截不
好猶之可耳汝少年總算順境但願以中年之小不
好博晚年之大好仍不失為福慧樓中人善自保重
深思吾言

與彭雪琴侍郎

四月二日在西湖精舍接惠書知去年所致之函由
曾文正師五百里火票飛遞一十四日而達左右羽
書星火送到山人詩瓢是亦千秋佳話而不意瓊瑤



報我之時已在文正師箕尾歸天之後緬懷知遇曷
勝泣然伏讀來書語長心重旨遠詞文令人有雲中
白鶴天羊朱霞之想所鈴小器有曰兒女心腸英雄
肝膽樾請益以二語曰書生面目神僂骨相便足盡
君之為人矣和章如行雲流水隨筆抒寫風韻神味
無一不勝真天才也惟翰揚之過在所不免然亦見
賢者之多情矣樾正月之味至閩中省視老母起居
在家兄福甯郡齋小住三月廿八日仍還西
湖補行課事文正師之喪不克躬與執紼之役於心
歉然聞素車白馬飛球金陵閣下風義甚高篤於師

友古之人古之人也未識龍能便道至蘇杭一游訪名
山兼尋舊雨乎此閣當事諸君皆言已有詔書趣
公出山不知此信果否念成身退長揖歸田自
是大丈夫行徑然近者朝廷雖號治平而西北軍
事猶亟東南伏莽未清吾石忽摧未免厘聖
明南顧之慮閣下上念倚畀之隆下念蒼生
屬望之切綸巾羽扇再出東山以成文正師未竟之
志至海內晏然中外無事然後歸從赤松子游度天
下後世必不以馮笑公也閣下儻當有意乎
又

前覆一函并紀行小詩五十八首定入照矣此聞綸
巾羽扇橫大江而揚舲以整暇治兵以德威馭將文
正師騎箕之後有此替人不將紆朝廷南顧之憂
且以繼文正東山之志翹瞻大樹良用欣然惟未識
虎節朝天之後何日南葉須知望軍門而企踵者
將佐蒼生而外更有漫郎聳叟也檇於五月中還吳
下廬廬杜門經月幸辭襜褕之譏伏案終朝殊乏蕭
閒之致八月後擬仍至西湖講舍前年賜書聯額尚
縣第一樓中每瞻妙墨如挹英風也
與王甫兄

聞服附桂等劑未知投否醫家各執一理其稍讀醫
書者言之必娓娓可聽求其實效茫如捕風近時岐
黃家宗黃坤載扶陽抑陰之說往往喜用桂附亦有
利有弊未可偏執惟中年以後火氣已衰藥之涼而
膩者殊不相宜桂附之弊究屬君子之過弟近服梁
公百歲酒頗似佳也蔡書言臨平先達一事情未言
明出晉書何傳考漢書地理志鉅鹿郡有臨平縣而
劉昭續志已不見則久經併省晉書亦無此縣其為
今之臨平人無疑然不知何以書臨平人不書錢
唐人也福甯郡志曾否舉行吾浙有修省志之說或

議以弟總其事然弟經生疏於史學修志一事不獨
煩心且易為怨府昌黎文章鉅公猶不敢修史况我
輩乎當事者或果有此意當~~謝~~謝之

與金眉生廉訪

承賜觀大著崇論閎議洵^{芳流雨天}括開萬古心胸推到一

世豪傑閣下其今之陳同父乎及讀遷居諸詩萃一

門之風雅作平地之神仙又令人神往不已竊謂閣

下天生逸才一時無兩亦人學人均不足以望下風

區中舊稿多雍容大篇有關中興全局者宜及時

刊刻使海內知半野樓中有絕大經濟與吾輩閉戶

草元徒供覆瓿者迴不同也尊意欲刻性理經學經
世三書此誠不可緩之巨舉僕從前嘗與曾文正議
續刻皇清經解而卒不果文正薨逝事更難矣敏
老志在引退意興闌珊未必能料理及此也所擬序
文三篇實有所見自是傳存此文於集中將來必
有舉行其事者吾人豈言原不為一時也惟鄙意言
經學必以漢儒為主亦猶言性理必以宋儒為宗所
謂離之兩美合之兩傷所以周易論宋儒所說必及
先天後天然則一部十三經開卷便錯矣阮文達學
海堂書謂未足以盡本朝之經學則可謂止是訓

話之學則不可其中天文地理典章名物無所不有
一代說經之書雖不盡於此然亦可謂集大成矣後
有作者但當踵事而增不必別開門戶此則區區私
見之不與尊意同者輒布陳之以附孔門盡各之義
與吳平齋

承示古器銘第一字

不可識說文希篆下有籀文

豈即此字平日工二字亦未知何義堯典允厘百

工史記五帝紀作飭百^信是字與工義同佐傳稱天

子有日官此日工或即日官也末一字曰更不可

識橫看則成四字頗與四字相侶說文四象四分之



形是其中止取象分形橫豎皆可四者紀其數也漢
器銘多記第幾如好時鼎第十孝成鼎第一之類其
取法於古乎三者皆臆說聊以質之高明

與李少荃相國

承惠書并賜額德清俞太史著書之廬九字魄力沈

厚結體謹嚴如對垂紳正笏氣象從此銀鉤鐵畫照

耀蓬廬不獨圭華之光柳亦子孫之寶也又以流覽

拙著春在堂全書嘉許殷殷自惟閉戶著書徒費歲

月得大君子一言以自壯醬執上物價增十倍雖獎

借之情或過而慰藉之意良深伏而誦之樽樽起舞

矣幾輔仍荒於水而高原幸尚有秋福曜所臨自足
迓和甘而消疹厲然勞來安集以奠民居疏濬決排
以除水害又費一番經畫矣曾禹抑洪水周公兼夷
狄公以一身任之天生李晟豈偶然乎樾吳中消夏
一住四月紙勞墨瘁無可苦者重陽後三日買棹武
林西湖秋色早又闌珊矣天雨回憶話經承乏於今五年
當事諸公頗未厭棄精舍生徒亦無閒言而杭州一
僮父自恃其老無理取鬧肆日謾罵殊覺咄咄逼人
意者鄙人湖山緣盡乎今春於壬甫家兄福甯郡齋
得先祖手批四書一部雖止為初學設而逐章逐節

逐句逐從白文注文一一研求可見老輩人讀書精

細無一字輕易放過蓋不僅八股家指南鍼而已然

其書蠅頭小字朱墨襍粹不易讀越手自寫定以

意聯貫粗有條理思行樵應敏齋杜小舫三君子見

而好之集賢刊刻已在吳開雕不揣冒昧欲求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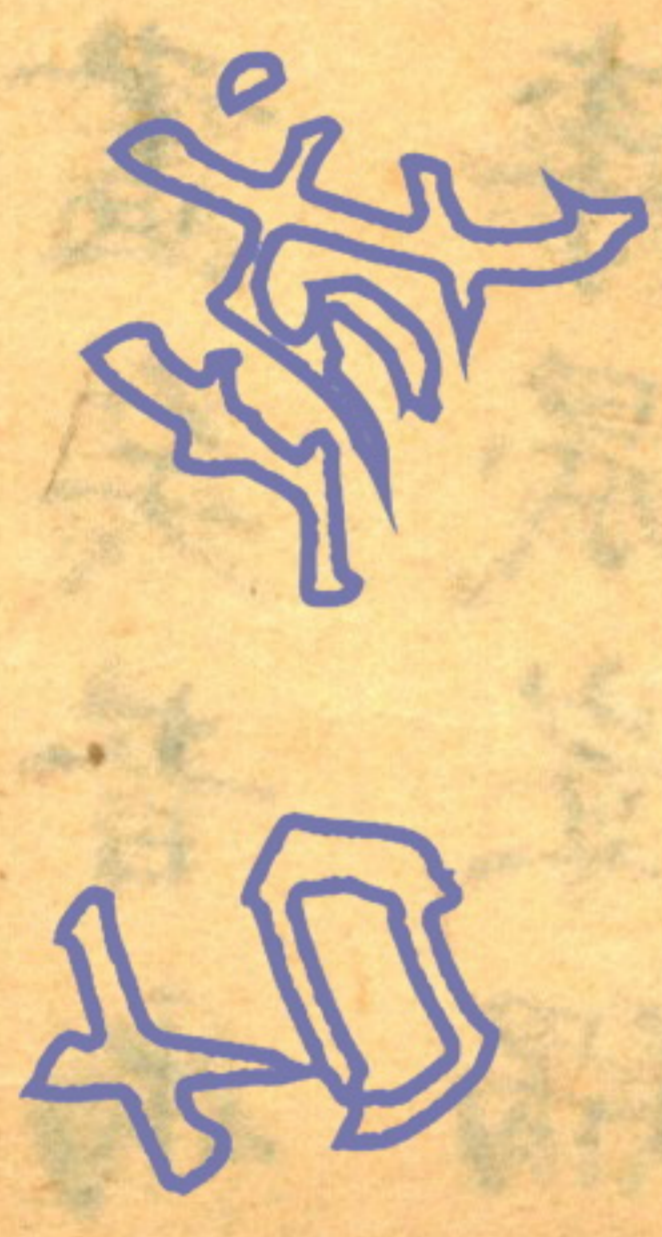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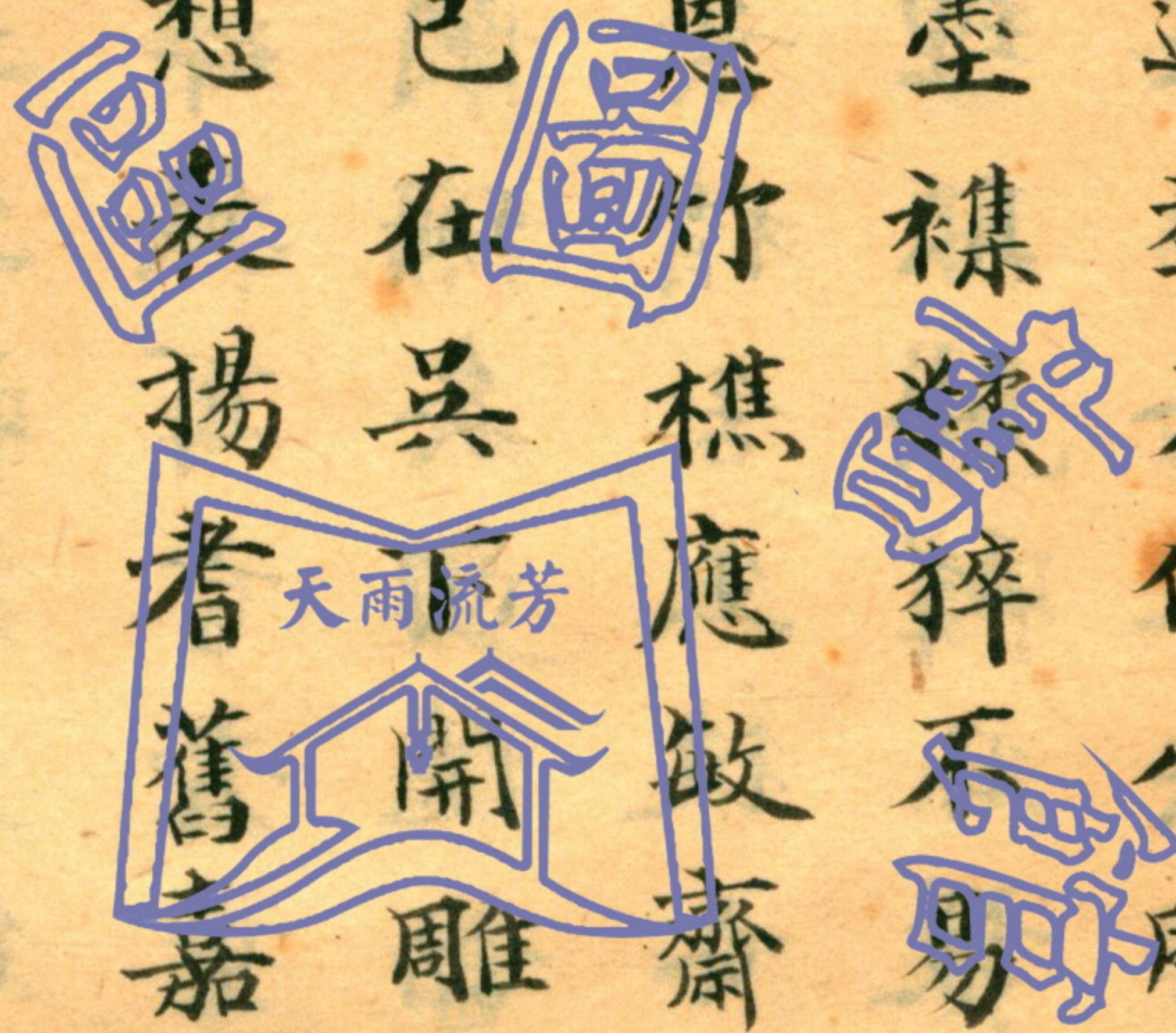
筆題簽以為光寵想揚者舊嘉惠方來大賢其必

許我也

與曾樞元中丞

夏閔曾寄一函山川悠遠未知得達典籤否比聞旌

麾所指上下游以次肅清播凱唱於黔中馳捷書於



闕下膚功疊奏。溫詔遙頒。逖聽之餘。為之起舞。
伏念黔事處萬難措手之時。閣下悉心經畫。全力擔
當。東扼五溪。西控六詔。鎮安。黔。徽。之區。聯絡主客之
勢。十數年中。不知費幾許心力。而後告此成功。乃歎
熙天耀日之勛。端由勤心芳流雨之學。不圖吾榜有此
偉人。叨附驥旌。與有榮幸。機天跼伏林下。忝竊皋比。妄
以譏述自娛。不知老之將至今。因人便寄呈全書一
部。想軍府就閱。結習故在祭征虜。不廢雅歌。曹武惠
惟收圖籍。此醬孰上物。或亦玉帳中所不可少乎。
與彭雪琴侍郎

臘八前一日承惠顧吳下春在草堂叙數年契闊甚
善而鄙人竟未嘗登艫一送知游於人外者必不責
形迹之往來也日內想雲裝煙馬已至西湖六橋風
雪中瓊笠芒鞋倘自得韓蘄王後五百年無此樂
矣嘗讀左太冲詩曰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此二
句誦之似口頭恒語而一部廿四史中克副此語者
實難其人乃今於閣下見之以而外之兩宮眷念之
篤舉朝仰望之隆敝車羸馬翩然南歸一僕兩僮寄
居煙水之鄉非所謂連璽耀前廷視之如浮雲者乎
以當代第一流居西湖第一樓是謂人地兩宜而僕

忝為第一樓主人因得冒為第一流主人私自循省
實為萬幸湖上嚴寒風景蕭索而冷淡中自有佳趣
公不足領略吳下寄奴不獲與孤山梅鶴同侍清游
思之又自惘惘也小詩二首即用春閔見贈韻聊博一笑
又
前致一函并小詩二首已照入否聞吳中別後旌旆
又作吳興之行而後至武林蒼弁山邊碧浪湖畔得
謝履經臨山川生色矣西湖歲晚風景何如孤山梅
花南枝開未三潭印月是前年從者去浙後新修平
橋九曲精舍三楹視平湖秋月更為有致其東北隅



尚餘隙地似可防邵康節先生安樂行窩之例築屋
數椽題曰西湖退省庵為巡視長江兩年一往來鸞
裝鶴轡暫駐之所則西湖又增一
名蹟矣公以為何
如秋閑有客自中州來以
幅扇本見詒敬以轉贈前
所惠梅花橫幅如行篋中
尚有存者求更賜數紙以
便分詒同好也僕二月中
有五湖之游公如有興可
鼓棹而來同探莫厘縹渺
兩峯之勝或視南北兩峯
所見更空闊乎
與孫琴西廉訪同年

自湖上歸始知拜皖臬之

命此時陳臬之邦却昔

年領郡之地皖公山色青蒼如故回憶十五年前之
事可以掀髯一笑矣平生讀書不讀律驟居刑名總
會之區似乎耳目一新然大
藩條亦皆借徑耳異日坐鎮封疆主持運會宏獎風
流此兄之所優為而
首塗雨雪北轅幸自愛
與彭雪琴侍郎
獲讀手書并
大婚綦
律十章音節諧和注釋
詳倘如設交杯宴唱交祝歌用團樂膳進子孫餽餽
服龍鳳同和袍以及奉迎時置如意於輿中
親題



龍字入宮時安蘋果於檻下上覆馬鞍皆足考見典

章傳為故事又如匱中大鏡一方進乾清門不得

入去架乃入亦足見家富貴使山澤之癯眼界

一開也元旦以來風晴和恭逢親政之年喜觀

昇平之兆雖耕鑿野人亦為鼓舞况閣下為國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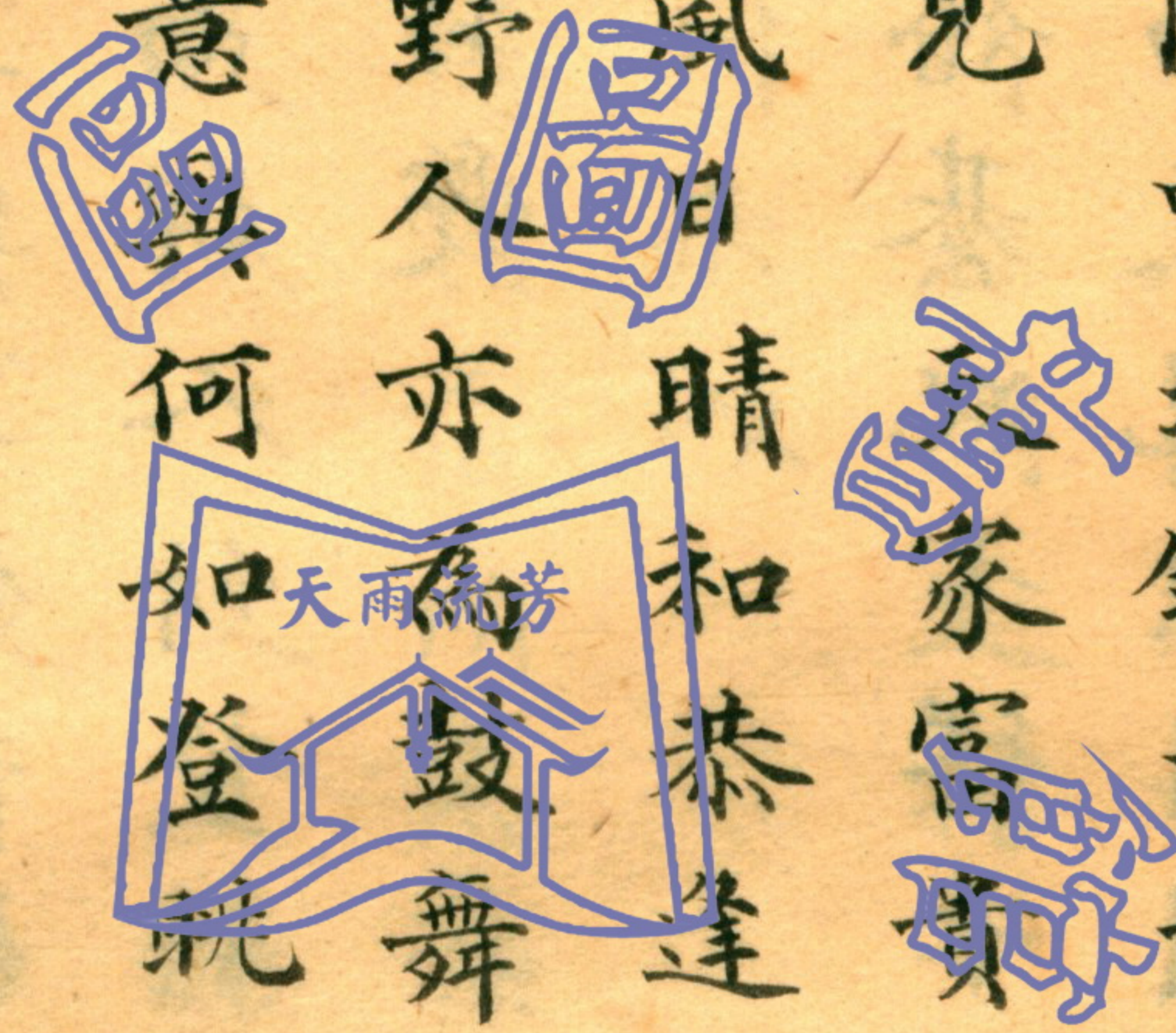
肱者乎湖樓嘯傲意何如登眺雖佳春寒猶勁積

病之餘千萬珍重

與張振軒中丞

前布寸牋知塵青睞春韶初轉思命遙來奉九

陛之絲綸頌三吳之節鉞胥台風景表裏江湖幕府



勛名後先李郭不特吳兒竹馬爭迎使君即鄙人牽
舟岸上久作寓公筍笠荷衣又得向軍門長揖漢諺
云張君為政樂不可支非虛語矣劉副將來承惠我
晉魏書各一部佔畢經生疏於史學自茲以往請分
剛日誦之

與張嘯山唐端甫

二月下旬自滬還蘇得

蘇得

手書即寄復一函未知收到

否及至杭州晤施君父孝廉知子高已作古人不勝

傷悼伏思子高溺苦於學具有師法秀而不實未見
其中僕與子高有中外之戚又其學術素所傾倒曾



不能先為設法招歸鄉井不又獲執手一訣憑棺一
慟九泉有知慙媿逝者昨從蘇寓又寄到惠書知其
身後諸事由公等料量妥協篤興風義今之古人感
怍無已又均父言遠君子與自維揚趨赴并託人護
送其柩南來此事果真則天雨疏芳妙矣俟其喪歸當與均
父量商卜地安葬立石表墓并將其行誼寫送吳興
志局以盡後死者之事均父言子高於六極竟得其
五止缺惡之一極僕亦言子高於五倫竟缺其四止
得朋友之一倫合此兩言其坎坷一生可以概見又
子高實是有家而無家數年來未嘗言及家事聞臨

終以家事見託不知其說云何如有遺言幸寄知一
二不欲負其將死之哀鳴也

與吳煥卿

得手書知己謝事還省垣甚善甚善惟知足下者古

所稱學道愛人之在學也雖於時下官場不甚合宜

然仕途中實不可無此一二人於熟鬧戲場存書生

本色遽聞解組鄙意惜之雖欽知足之高風實乖期

望之夙願幸未開缺尚是藕斷絲連果得闡差且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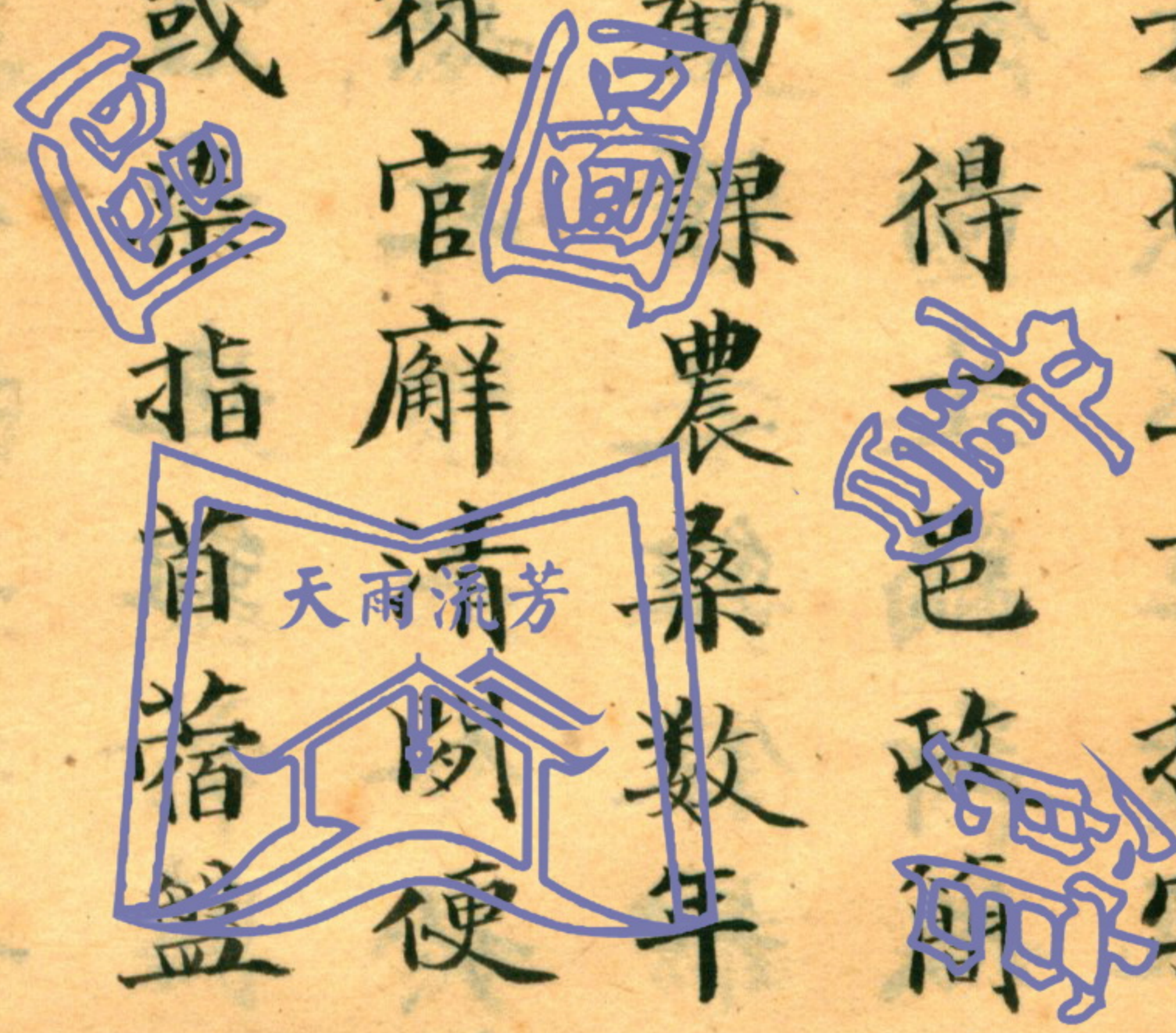
闡後徐定行止彼時僕亦必來杭湖樓小飲再商出

處可也嘗謂讀書人出而作官惟上而督撫下而州

縣實能有所建樹行其所學此外若觀察太守官秩
雖崇皆因人成事者也足下撫字有餘肆應不足蘭
溪鯨穴或非所宜若得一邑政簡民良可以弦歌而
治為之尊揚風化勸課農桑數年以後必有可觀者
吏民愛戴即是生徒官廨清閒使同講舍正不必歸
三家邨作邨夫子或樂指首指盤中然後謂之秀才
風味也

與孫歡伯

秋風起矣正有蒹葭伊人之思而天外郇雲飛來吳
會發絨循誦蘭藻紛綸無泛問之寒暄有過情之推



天雨流芳

許老杜所謂來書語絕妙遠客驚深眷者也僕頻年
閩中往返徧歷浙東地主之賢無逾公者不特維繫
之私情實亦循良之公論漢世於賢二千石之久於
其任者璽書褒美增秩賜金公卿有缺即以補之求
之今世公即其人矣黃堂在雨流無任欣盼僕自五月
下旬還吳下寓廬畏暑杜門又逾庚伏承惠野朮真
扶衰之妙品也古諺云必欲長生當服山精僕何修
而得此請誦庾肩吾謝齊高祖啟之辭日味重金漿茅
逾玉液謹以為謝外附去春在堂全書二部一以奉
贈一請留存九峯書院中妄借名山希圖不朽僕許

我乎

與李黼堂中丞

去歲湖隄講舍深以臨溪為榮顧又辱書并賜讀先

集具感惠愛之深修復籍違非盡疏嬾緣私心款以

拙著正就左右而全書印天雨流芳需時直至今年正月始

竟厥功僕即由蘇而杭又法家兄在福甯郡齋

病故由浙而閩奉母北歸每車跋涉筆墨倥偬一紙

之書未遑布復想知我者必不責此形迹之濶疏也

頃又奉手翰并示我紀游詩百三十首題名三紙三

山歸權圖石刻模本一幅詩格清嚴字體雄深想見

煙霞雲水中興到揮豪洵天際真人也僕從前避地
舟山頻年往返閩浙於天台雁蕩普陀皆有可到之
緣而竟未一蠟游履清才清福兩不如公輒題七言
古體詩一章悔前事之蹉跎冀後游之彌補未知山
靈許我否也

與王子莊孝廉

頃由陳桂舟茂才交到惠書詞旨賤抑稱謂謙卑不

敢當不敢當辱以先德行狀扁為志銘夫表微闡幽

必待道德文章之士僕非其人也重違來意輒撰一
篇未知可用否如須刻石請示知廣狹修短之度按



狀有云長不滿六尺此本晏子傳語然古尺今尺不
同今人而不滿六尺亦云長矣非所以言短也故虛
其字以待酌定又有四書六經語自樂經亡而六藝
止存五矣若以今列學官之十三經而論則除論語
孟子入四書外尚有十一天雨流芳不知此六經何指鄙意漢
武立五經博士後相沿至今今場屋命題經亦止五不
如竟云四書五經較無語病蓋四書既實舉今制則
六經不宜虛設古名也迂拙之見高明裁度
與汪柳門太史
昨晤楊石泉中丞知文旆已發矣不及一送良用悵

惘惟望今歲輶車北去明年使節南來相別亦不久
也乾嘉學派衰息已久他日執掌文衡主持風會幸
留意於此振而起之臨別贈雲必蒙嘉納縉雲阮客
洞詩所謂李嵩者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有其人在漢
中李氏表內高宗朝宰相若遂安期之元孫其父名泳
有兄名嵩但不言為縉雲天雨流令石墨流傳足補史闕昨
偶檢得之因足下有阮客洞詩考故以附聞行色息
息尚及厘正乎
與彭雪琴侍郎
西湖一別寒暑環周昔柳而今雪矣讀致石泉中丞

書知己旋節衡陽宿疴有瘳舊廬無恙惟三徑松菊
小需修葺想竹頭木屑又費陶公一番運甓精神矣
誦至未幅垂念鄙人寄聲存問感在遠之不遺愧無
狀之可述自與公別後即遭先兄福甯太守之變馳
赴福甯奉母北歸以八十歲之高年行千八百里
之長路水陸舟輿幸平順曾有句云回首長途心
轉悖二千里路九旬人想閣下為我動色也歸來仍
寓吳中自惟向來山野之服可以傲公卿不可以奉
老母適兒子紹業去年在大名署任內由道銜為請
二品封遂視然受之六月初三山妻生日即服其服

芳流雨天

歲

戲為小詩云頻年韋布謝簪纓忽荷
推恩意轉

驚此日承歡當綵服將來借重到銘旌蓬瀛舊籍

三朝遠雲水閔身二品榮與山妻作生日筭珈

重為換釵荆千里寄知博故人撫掌蓬瀛舊籍二句

頗可作楹聯得暇能為書之以輝蓬壁乎西湖退省

庵尚未落成遲至明年天雨流芳可畢工記文已寫一通交

黎喬松太守此記皆記實語文尚不甚劣而書頗不

工未足張此名蹟也庵成後尚須製一小舟往來雲

水閔亦宜先事謀之

與李少荃相國

客臘一箋定照入矣。樾田閒伏處西清故事久已茫
然竟不知黃閣尊嚴不當復論玉堂行輩年來奉致
書函仍稱年侍生荒謬極矣。昨偶與補帆同年言及
始知之謹貢寸牋以贖前咎想山林疏放者必蒙海
量包涵也。補帆又言凡致書相國并不當稱前輩此
說於翰林掌故未見明文。樾竊以為朝廷之宰相
固尊矣而本衙門之前輩亦未始不尊義可竝行理
不相背若必不稱前輩轉似乎尊而不親且何以別
於不翰林而宰相者區區愚見是否有當伏候裁示
與王補帆同年

得惠書并和詩二章乍拋節鉞便事嘯歌自茲以往
山水方茲令人豔羨不已至辭氣之瀟灑出塵自是
君身有仙骨宜乎碧幢紅旆不足久溷公也聞十
二日又須拜疏想一月假滿即請開缺矣彼茫茫黍
苗欲沾郇伯之膏雨者無不意在攀留而兄則久在
山中方喜林泉添一佳伴雨流芳必不以世俗之言來相勸
勉然亦有一說不能無詞竊聞數月以來巖廊之
上深以臺灣為意在江南諸君子尚且勞心敝舌冀
紓朝廷南顧之憂而閣下適於其時抗疏歸田彼
不諒者或以為知難而退或以為見機而作轉與執

事引疾之初意不甚相符此事得無尚宜一斟酌乎
出處事大不厭詳求聊布區區伏惟裁度先望後必
歸吳下寓廬當可相見
入山故喜作詩兄
之聊發一笑

與杜蓮衢同年

西湖精舍咫尺講堂乃以課事尚遲德車未至暮雲
春樹良用依依未知杖履何如伏惟萬福補帆在吳
中相見決計引疾歸田聞汴生亦有此意何庚栢中
高尚者之多得無老同年為之倡始乎為蒼生計少

天雨流芳



一人則可惜為林泉計多一人又有光也三江閘事
曾否畢功江風海雨中千萬珍重去年越中為陶文
節前輩請建專祠乞錄示顛末因茗上欲援例為趙
忠節同年建祠也又省垣諸同人請建阮文達公專
祠借重閣下列名屬樂轉達想無不可弟所主詒經
精舍由文達創始是亦吾教中開山祖師也
與鍾子勤孝廉

前承談及荀卿年歲可疑頃偶讀鹽鐵論毀學篇曰
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而荀卿為
之不食觀其罹不測之禍也是李斯相秦荀卿及見

之考李斯傳斯相始皇在既并天下稱皇帝之後上
溯齊宣王末年據六國年表已一百有四年而劉向
叙錄稱荀卿以齊宣王時來游魏下史記又稱其五
十始游齊然則李斯相秦時荀卿之年在一百六十
內外矣事誠可疑先生何不博考羣書證明荀卿年
歲亦一快事也

與蒯子範太守

評來辱惠書并賜讀大箸四書義理法清真格律遵
上猶見先正典型非時下東塗西抹者比亦名山一
盛業矣來書以劉蕡不第自謙然韓昌黎顏子不貳



過論白香山漢高祖斬蛇劍賦在當時皆是不第落
卷而至今傳誦文之傳不傳豈視名場得石乎周召
二君為閣下徵六十壽言於黃治行叙述頗詳越
近來遇友朋生日貧不能具禮往往以一文為壽刻
入春在堂雜文者不下數十篇矣閣下大壽亦擬獻
一小文乃使者遠來值鄙人外出由蘇而杭由杭而
滬由滬還蘇則使者已將遄反矣息息不獲屬稿當
補譔奉寄亦不過一紙之書費春在堂五禽箋數幅
而已無所謂錦屏十二也

與楊石泉中丞

湖船一別又將兩月昨得詒經監院書知大旆已回
浙右而良辰恰近天中旌節花紅菖蒲酒綠薰風南
來春比臺更上一層矣燕承而及唐宋三史刻成將
刻諸子此誠經史後不可不刻之書具見嘉惠來學
之盛意惟諸子之書訛脫天爵甚議者或謂宜訪求宗
本影寫而精刻之然有難者影寫之功既非容易
雕刻之費亦必倍常且宗本疏密大小每不一例宜
於單行不宜於彙刻又其存者亦無多局中既欲
彙刻諸子不精固不足言善本不博亦不足成巨編
竊謂宜博求周秦兩漢之書汰除其為託者尚可二

十餘種如管子晏子老子列子莊子墨子高子韓非
子荀子孫子吳子呂氏春秋陸賈新語賈誼新書董
子春秋繁露淮南內篇桓寬鹽鐵論劉向新序說苑
揚雄法言太元班固白虎通義王充論衡王符潛夫
論荀悅申鑒應劭風俗通義徐幹中論蔡邕獨斷之
類購覓家藏舊本寫樣校刻雨流亦藝林一盛舉矣尊意
以為何如都下榜後不第諸君子即可南旋如黃以
周潘鴻皆局中知名士想可蟬聯將來校勘子書亦
必得力此外如尚須羅致則馮一梅徐琪均其人也
孫瑛才氣殊佳或傳其灌夫罵生然實不飲酒并以

附陳

與應敏齋方伯

承詢葛賢墓事弟戊午_冬秋_迄山塘於五人墓畔

見一土阜視其碑知為葛賢墓歸而檢長洲褚稼軒

聖瓠集得其本末作詩一章存集中令錄奉清鑒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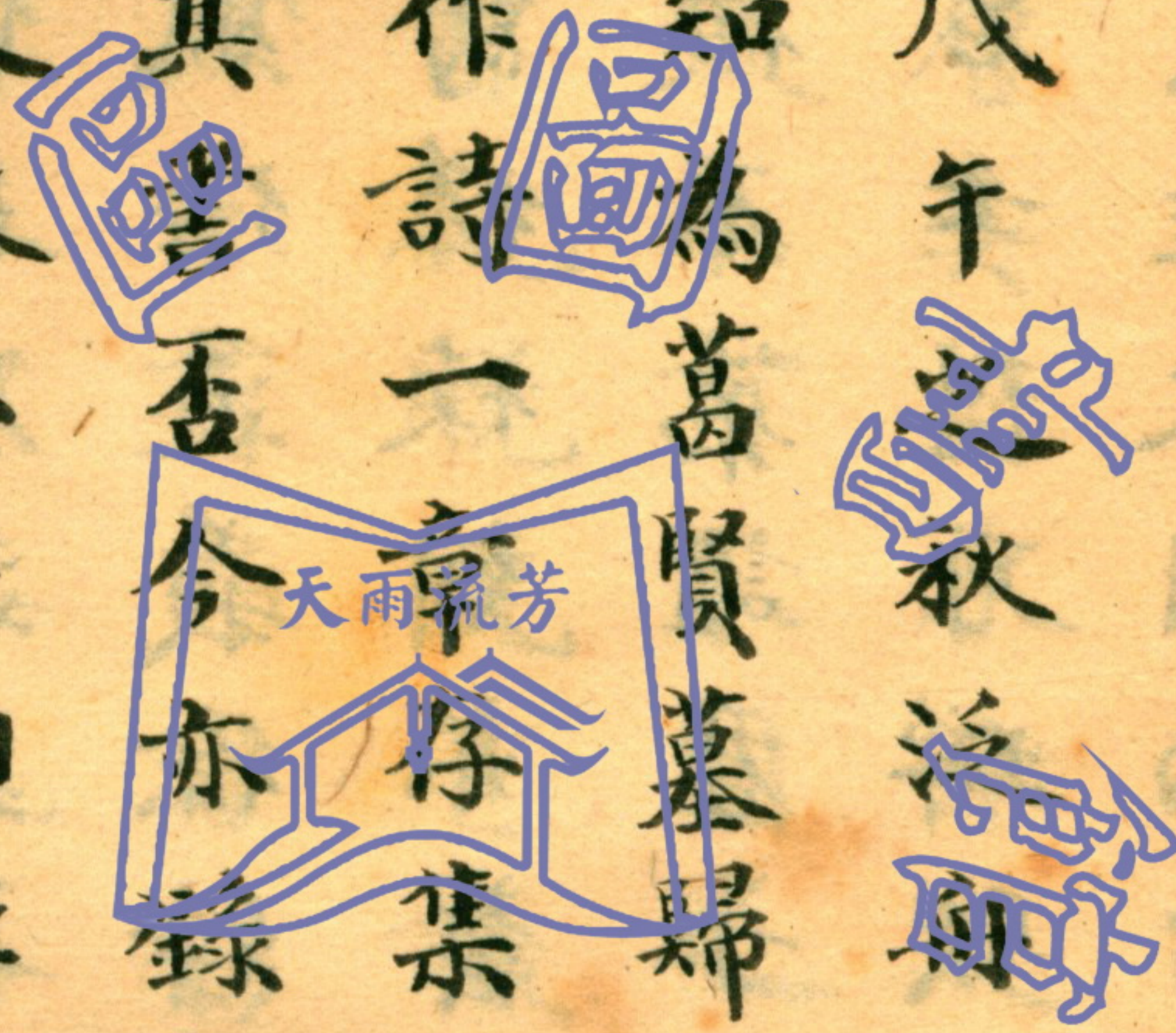
瓠集未知椽頭有其書否今亦錄寄葛事在萬歷二

十九年五人事在天啟六年相距二十五年葛遇赦

得出又十餘年而死則其繫獄中必近十年矣故得

死於五人之後而葬其墓測也褚稼軒又稱康熙中

於山塘見其猶子因得瞻其遺像或其家即在此亦



未可知矣

與王補帆同年

得手書并詩數章想見

一路得稅寬句策杖尋僧興

復不淺也惟誦別紙所示

乃知中屠因樹之屋尚未

經營陸生使粵之

將流東山中一枕似亦未甚

相安而朝命又賞假兩月

雨調理則可見平時治蹟上

結主知以

朝廷注意之厚或未便愬然歸去高

臥邱園竊謂天之所助

者順也流行坎止總宜聽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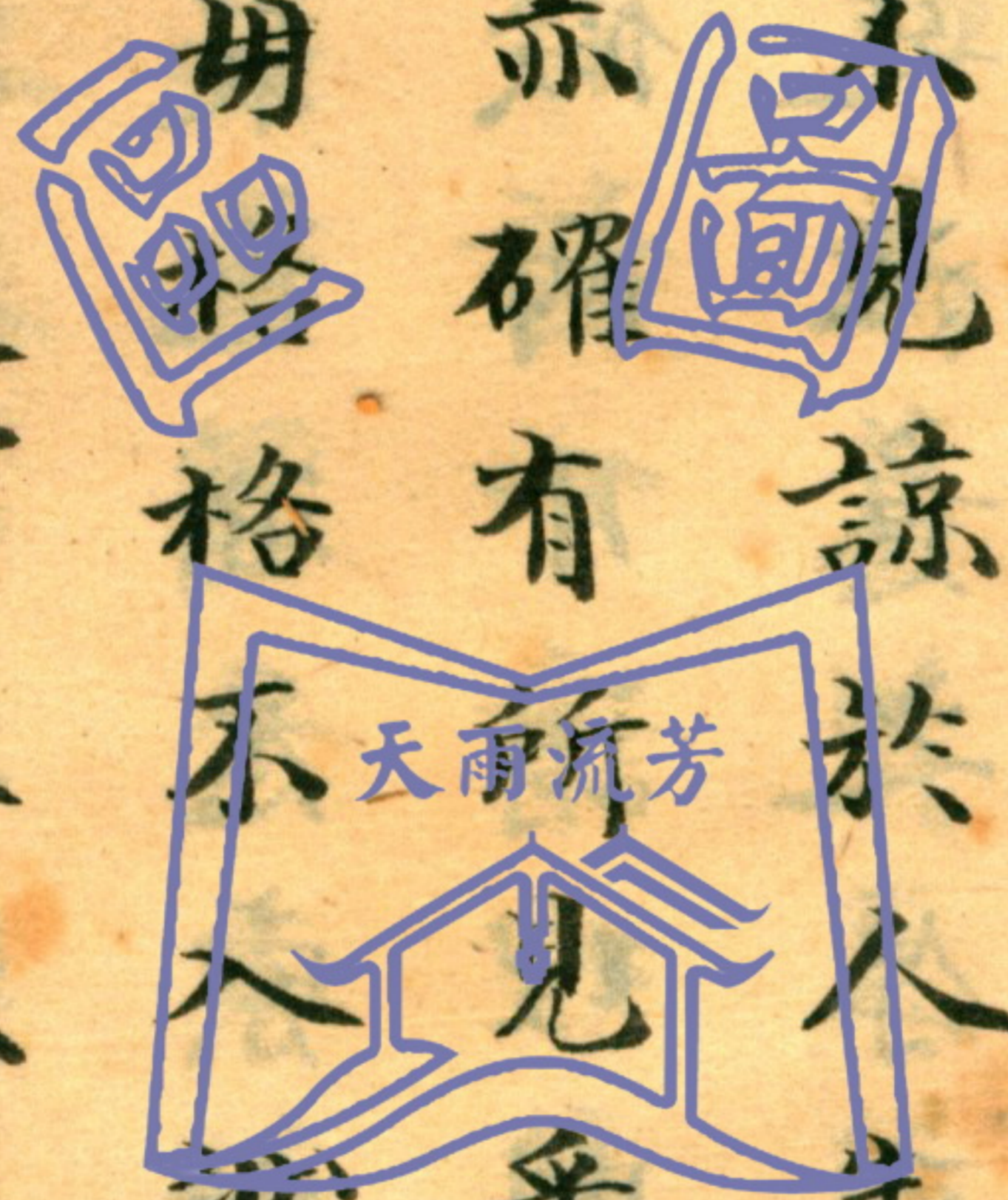
自然有意求進不可也有意求退亦不可也聖人絕

四第一在毋意然則此必欲求退之意儻亦非所宜

有乎以鄙人愚見似乎兩月假滿仍宜束裝北上至
闔垣清苦下輦諸君子諒亦深知此時求退不得勉
強出山與南宮敬叔載黨而朝躬光景迫別人事應
酬損之又損未必不見諒於人亦修伯所謂江東子
弟足以了之者或亦確有所見乎閣下歸興方濃而
鄙人以此言進得毋格格不入然田園清祝如此而
又有慰留溫詔出處事大或者尚宜三思非山林
中人不欲以風月分貽也

與吳仲宣制府

雲泥阻隔音敬濶疏然西望峨岷輒有但願一識韓



芳流雨天

荆州之意不謂瑤械瓊藻從錦江玉壘而來以微末
之姓名蒙高明之甄錄發函莊誦且感且慚閣下龍
文虎武官輔中興春秋宏開講舍多士沈潛
潛乎經義為朝廷振起其人文文翁雅化復見今
茲想梁益閔喁喁風句陋儒無能為役乃
承不棄延主皋比當年生鎮之年蜀道之易易於
平地原不難躡屩西游以舊部氏觀新德政惟老母
今年八十有九晨昏奉侍未敢遠離不得不賦張司
業還君明珠之句臨穎惘然伏惟垂察
與張香濤學使

吳門一別五易暑寒聞輶車四出延攬人材車所至以

實學倡導後進阮文達有替人矣為吾道喜為多士

幸非徒為執事諛也蜀初讀書受經院俾多士從

事根柢之學甚善甚善皋比一席宜得其人羔雁所

加謀及下走豈人材實難天雨流芳抑姑從隗始邪樾老母

在堂未便遠離有負心良用慚怍然如樾者章句

陋儒實不足膺經師之任也拙著已刻者一百四十

二卷此後有便擬寄呈一二部部求存貯書院中雖

不足質院中高材諸生亦古人藏名山傳其人之意

也

與王補帆同年

差弁來得手教并棗糕桂元膏之賜謝謝元在湖上

勾留未及一月因老母病息還吳下寓廬幸老母

之病日就平復今已行動如常矣謹以告慰康侯頻

有信來拳拳下問所得本粗疏今又荒落不足為

師已復一書聊述一二大意謂說文不過字書讀經

固貴識字而讀經要徒在識字若欲講求典禮則

宜就孔賈正義中擇其片段者先逐段鈔撮如王

制正義可鈔者便不少久久會通自能貫串若欲討

論聲音訓詁則莫妙於先熟讀高郵王氏述聞雜志



二書門徑既正自能深入苟徒讀說文恐九千餘字
如滿屋散錢無收拾處也尊意以為何如焦君事極
可笑先止據其所自述新篋中無同年錄冬烘頭腦
錯認顏標然不奇於先之誤焦君為同年而奇於焦
君之子誤其父為庚戌進士豈焦君之子亦諺所謂
瓜皮搭李皮者乎未善勸襲云云未知其詳大約欲
就先所作自強論中采擇數言後知不果用甚善先
此論乃下第落卷非當行闡墨不可鈔也且鄙論亦
近一偏先嘗言當今不宜用兵如有病不宜服藥而
病後卻宜多服補藥此是確論然所謂補者有食補

有藥補食補則先所作自強論是也藥補則當路諸
君子所孜孜講求製造火輪船鐵甲船及洋鎗洋礮
是也二者不可偏廢然二者者醫客有似是而非之處
大約食補則如鄉黨所云食不厭精膾不厭細推而
至於失飪不食不時不食不可以塵羹土飯聊且
塞責甚而至療飢於附子天雨流芳止渴於酖毒非徒無益而
反害之藥補則宜講求真正道地藥材參心遼參朮
必於朮近來藥肆中工花作偏花草子偽沙苑蒺藜
香藥偽枳實枳殼此類甚多不可不慎先非岐黃家
不能處方閣下醫國妙手請裁度之

與李筱荃制府

玉梅花下將交三九思
九陞恩光兩湖春色都在

牙旗玉帳閔也承惠草堂之資發函爛然赤芾三百

不啻鄴騎至而寶缺來矣弟故里無家僑居吳下而

寓廬福仄殊甚今秋偶於馬醫巷西頭買得潘氏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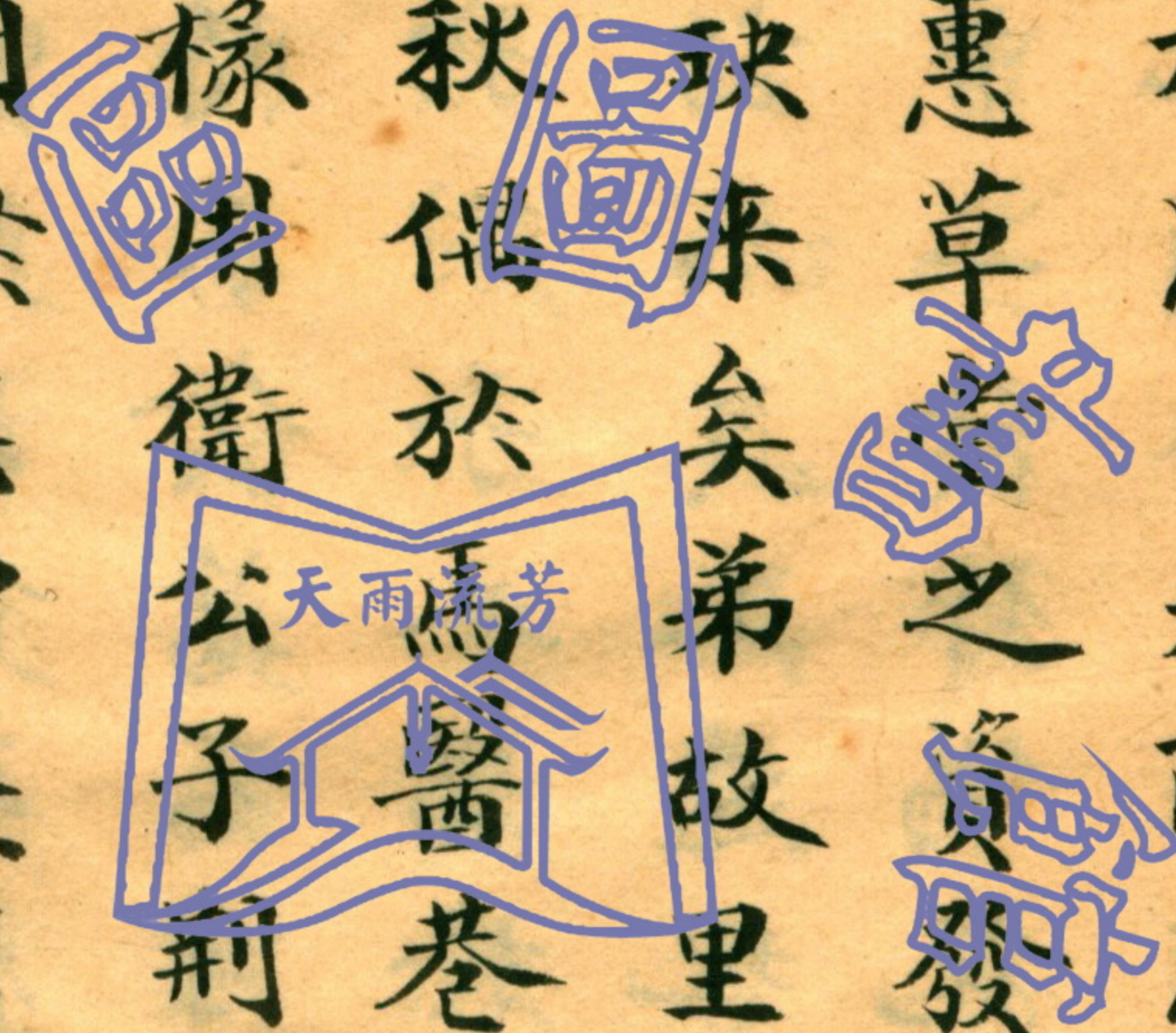
地一區築屋三十椽用衛公子荆法以一苟字了之

而其旁尚有隙地因於其中壘石穿池襟蒔花木地

形狹長自南至北修十二丈廣五三丈又自西至東

廣六丈修止三丈似曲尺形即名之曰曲園一曲之

士聊以自娛無當大方家數也世无篆書日進可喜



之至天寒筆凍呵豪裁覆劣不成書又因應敏齋招
至大雲庵蔬食迫欲赴之草率殊甚不足世兄一笑
也

與陶芭孫

承詢方響之制坐閱記憶未及奉答及求之載

籍則樂府雜錄所言不定天之流據直以擊甌當方響疑

有脫文其云武宗朝郭道源後為鳳翔府天興寺丞

充太常寺調音律官亦善擊甌玩之亦一言其有上

文無疑殆方響條本缺擊甌自為一條而文不全後

人鈔合之遂成此誤耳舊唐書音樂志二載立坐二

擊甌

未及奉答及求之載

部所用樂有大方響一架後又載其制云方響以鐵
為之修八寸廣二寸圓上方下架如磬而不設業倚
於架上以代鍾磬人閒所用者纔三四寸然則大方
響者別於三四寸者而言也惟方響一架其數如千
志未詳載文獻通考云方響編縣之次下格以左為
首一黃鍾二太簇四中呂五蕤賓六林鐘七南呂八
無射上格以右為首一應鍾二黃鍾之清三太簇之
清四姑洗之清五中呂之清六大呂七夷則八夾鐘
始知方響一架分上下兩格每格各八共十有六乃
十二律外加四清聲也考諸子大全集載宋十六字

譜合黃鐘四下大呂四上太簇一下夾鐘一上姑洗
上仲呂句蕤賓尺林鐘工下夷則工上南呂下凡無
射凡應鐘六黃鐘清下五大呂清上五太簇清緊五
夾鐘清正於十二律外加四清聲與方響同而四清
聲用黃大太夾則通考云新姑仲二清或傳寫誤也
與徐花農

得手書知於中元得子喜甚又承述及夢中所聞姜

白石三生定是陸天隨乃知天上玉麈海中仙果

生有自來良非偶然甫里先生亮節高風自不可及

然際右文之世生通德之門此子必當以文學顯

昌大門閭非徒筆牀茶竈稱江湖散人而已屬代擬

佳名鄙意竟取詞語名以定陸二字乳名則曰隨元

亦從天隨取意易曰隨亨利貞故配以元字并為

足下發解之兆也
執布陳之候咳名時酌用

與李輔堂中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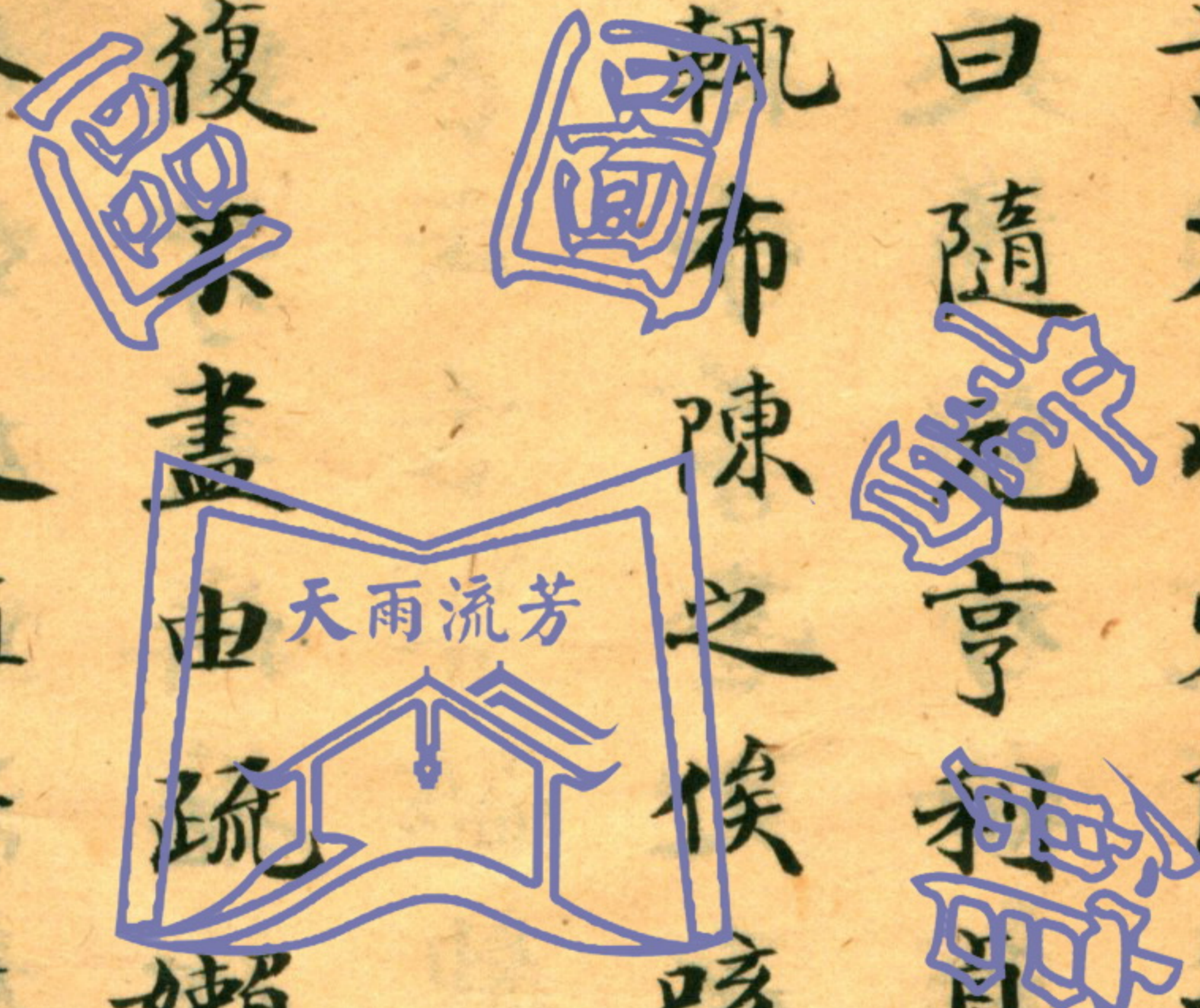
兩得手書未及一復
不盡由疏嬾之咎綠紫頭筆墨

頗亦叢禱而今年八月
又值老母九十正壽以在

國恤之中乃借七月十日
萬壽蟒服之期稱觴

一日雖止一日排當頗費兼旬料理故久而不及函

也金風玉露按候而來杖履清娛定如所頌弟因奉



母寓吾故湖上之游未能盡興春初小住只奉陪退
省庵主一入山探九溪十八澗之勝而已秋閒必當
再往然須待槐花忙後否則應煩也浙江書局會
刻全史已告成功浙局見刻子書蘇局刻五禮通考
承示何文安公所刊宋元^{著流雨天}學業原版燬於京寓俟見
江蘇諸當事者當縱與之此書自是講學家所必讀
然弟謏陋實未見之亦因素研經訓於此事微分蹊
徑也將來從者重游蘇杭如行^也匣中有此書請借讀
之

與王補帆同年

讀手書具見謀國之忠任事之勇欽佩無已台洋
之事非閣下之精心果力不克當其任海外風氣待
公而開良非偶然三代東南運會日闢吳越蠻夷
之地今日居然鄒魯赤嵌城邊紅毛樓下得閣下一
番經理安知他日不媲美芳流雨天杭乎惟是江浙膏腴腹
地尚有棄之不毛未盡開墾者而必力闢此海外之
荒島此則諸巨公高掌遠躅度越尋常而非趨趨小
儒所能識也先奉母寓吳幸叨平順承詢曲園風景
日來柳陰藤蔓青翠高低亦小有景致惟望閣下功
成身退早賦歸來為小園評量花木妝點林泉也

與唐執農觀察

得手書知元宵以後即將駐節南田于疆于理偉哉

日闢百里公其今之召公乎

會所開得大賢為理謝履所臨山川生色矣來書云

山多鶴鹿足為好女然鄙人則不敢因公而與之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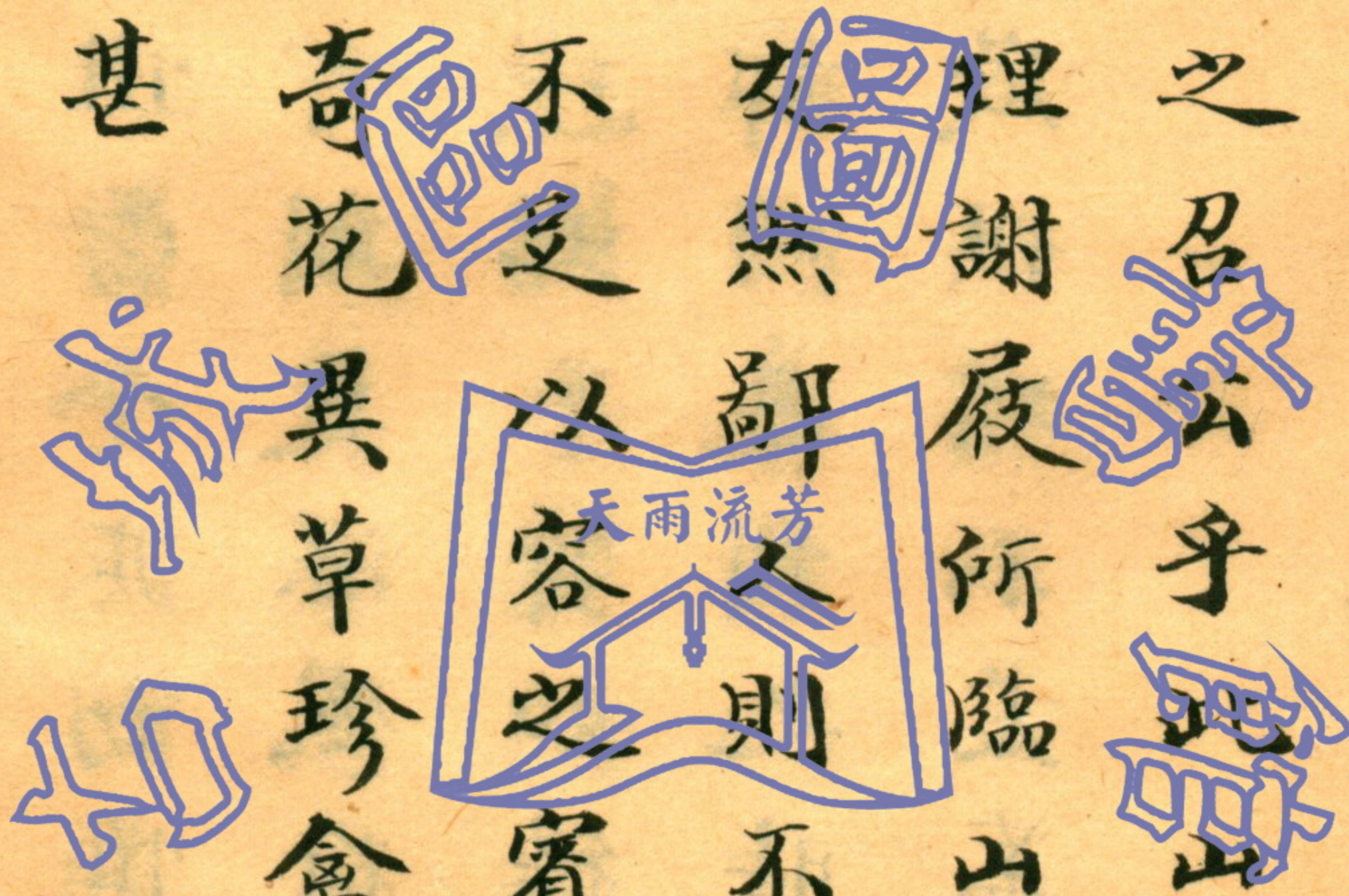
何者曲園地窄固不足以容之賓萌力薄更不足以

養之也此外如有奇花異草珍禽怪石小而易致者

乞為物色一二幸甚

與李少荃相國

得嘉平初七日手書撫今感舊略分言情循誦再三



恨然昌已雖然閣下秉國之鈞陶鎔萬類春風所至
句萌茁達豈當與山澤之癯同懷抱我兒子紹萊駕
鈍之材謬承堆愛惟當念其勤慎服官以冀無負培
植來示又云叙補可期更深感荷鄙人筆耕謀食精
力日衰譬之其猶蠖蟄乎天雨疏芳如得食蛭亦可以無飢
矣謹奉書陳謝計郵遞到之時正歲籥更新之候
伏惟勳名福履與歲俱增不盡萬一
與吳平齋

昨承惠顧草堂徘徊曲園之蟻垤之山蹄涔之水皆蒙
欣賞甚幸甚愧方今吳下諸君子大治園林花木泉

石極一時之盛竊願以廣大二字歸之諸君子而吾
兩家分取精微二字公得精字鄙人則得微字而已
一笑

與丁禹生中丞

昨由馮竹儒觀察^{送對}手^書以公之惓惓於鄙人知

鄙人之不能忘公也聞力^辭闕^撫之命而臺洋之

事毅然自任臧文中云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

事不避難其執事之謂^然聞疆重任非公莫屬

朝廷未必如所請也補帆身後之事委曲經營無微

不至凡在知交無不感歎况樾與補帆兒女至親乎

已將尊意轉達其孤晏下兩公本是同鄉又承鼎言
力託當必籌畫盡善惟樾因老母在堂不能渡江北
去如昔賢生芻故事視對下風數有愧色矣補帆詩
文不存稿其奏議亦知有如干篇當向其家問之其
在臺時凡民風士物所見所聞各紀以七言絕句此
則必有可觀而未之得見亦當問之其家也

春在堂尺牘卷四終

春
堂

